寓林集

寓林集卷之十五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誌銘

鄉進士董君暨配徐碩人墓誌銘

萬曆己未冬予以藩臣畢呼　嵩之役便道歸家又哭余長子悲纏羸憊謝一切應酬文字不復作而友人北部許君以外兄董君暨其配徐碩人狀來請銘孝廉余同皋士也孤纘緒奉狀乞之哀狀纍纍數百言所敘生死共苦之誼又慨而愴余安忍辭按狀君

諱明吉別號念齋夢徵其字世爲杭海寧人滕國以
前不具論自鎮從錢山日治者逮封侍御寅溪公巽
凡八世而侍御史愚齋公學爲君之祖茂才醇宇公
儒君父也侍御公夢山陰諸脩撰南明至巳而誕君
故以明吉名而字夢徵君生而娟好眉目如漆聰穎
善解人意家人輩奇之相與號曰聰官七齡就外傳
十三歲爲文有異致又二年釆芹于泮弱冠有廩食
聲籍諸生間又九年辛卯舉於鄉君故穎而能沈詣
務湛深之思一時同年甚見推轂謂可芥拾一第而

數奇三上公車輒報罷茂才公性儉而嚴所給君嘗
火費不甚具而君才弘意高廣多交游雅好施與周
親之貧乏者而身實苦貧欲乞爲學官食苜蓿药夕
格于序不得而持名檢甚厲所佩印章自稱清白吏
子孫不肯俯仰人取一錢自潤以故愈窘所需悉稱
貸期盡不欲負約復貸以償貸累益重籍而記之曰
窮鬼簿而不忍告于其父每披籍佗傺輒呼酒自遣
以故病渴不解戊戌罷公車歸益憊己亥遂齎志以
歿歿之日茂才公始見所籍簿大悲慟曰兒至是耶

于是乎父茂才公母徐孺人兩老人與所遺十歲孤
舉秀之君配徐碩人一身矣碩人亦宋以來名族也
父孝廉門山石公某母郭氏爲汾源叅知公女十一
歲母郭見背能遵母氏訓年十六歸于黃事舅姑性
殊致孺人敬戒有婦道善調劑其間甚適性不好飾
日坐梱內衣素茹淡帥婢子女紅以佐夫子膏貲自
爲諸生及薦賢能之書如一日也自董君歿欲從死
而以兩老人與孤在強而生又十七年舅氏茂才公
歿明年姑徐孺人亦歿孺人一孀婦挈其孤襄大事

橐無長物淚枯血竭又一年而身亦隨之嗚呼碩人之節孝哀苦可以憾于夫君而㝢徵可無憾于九原矣董君生嘉靖丙寅閏十月廿三日卒萬曆巳亥八月廿八日得年三十有四碩人生隆慶庚午十一月廿七日卒萬曆戊午六月初六日得年四十有九嗟乎以董君之才能發憤上公車一第何有而卒草不遇之文砥行以死然非碩人能爲君婦成其志此髫亂者亦安可冀其讀父書表見于文學而兩老人亦何以善其生死其亦賢也已子一卽續緒邑庠生所

稱十歲孤者也女一字憲副陳輿相虛舟公季子邑庠生祖芬祖芬天纘緒將以是年某月日塟其父母于某山之原

高士邵虎庵先生塔銘

先生卲姓名穆生一名重生別號虎庵先比部員外郎弘齋公諱經邦仲子也比部有直節疏劾首相張文忠公成閩所著有弘簡弘道弘異三集行世是生先生先生生而負奇骨相磊落音吐弘亮爲諸生獨立不屑爲科舉比偶之學年三十餘即屏居靈鷲山之

呼猿洞手自開鑿巖岫營搆軒閣樹藝花木多佳絕
所貯自經史外多古文奇字玄筌秘笈之書晨昏披
覽凡四十餘年不入城市花朝月夕出游湖上間一
歸視即返性嫉仇俗子俗子亦詑遠之冠蓋車騎客
過之若浼郡守喻公邦相迫欲見即踰墻遁去至毀
薪拆屋不與一接吾鄉有尚書公偶得披帷入有問
聊且荅數語即揮手不應其孤峭如此惟是道人衲
子樵夫野老琅琅與之談或方外韵士酒徒詩客有
扣斯應仰天浮白竟日長嘯與猿隺響荅不勧也俗

事不屑聞見逢忠孝大節及人間不平事則慷慨起
若挺身欲赴者精皇極數多驗不欲泄于人所游名
山即自爲圖畫畫多古法間出王叔和米元章筆偶
一應客不多作詩稱唐而不模擬唐句往往自快胸
懷類李長吉寒山詩然亦無意也凡先生所尚不但
不襲人唾遺亦不逐人情好予讀書靈鷲山與先生
往還歷歷紀所見多類此其潛脩默證超然獨詣不
可得而見其絶慾跌坐不倒身抱足夜如其畫者則
自癸巳四月對天設誓辭仍勒石記之曰某年月日

其人試天劔于此則二十五年一日也丁巳三月忽
倒身臥胸突生一骨痛不可忍先生卽猛然省跌坐
如非而痛骨立消于是命速治龕毋用木命踰月而
葬于山盧之側冢上置塔塔覆以亭毋它易歿之前
三日撤食豪飲水數斗遷居樓下危坐靜存端寂而
逝蓋丁巳四月二十七日未時也歿時禁念佛曰非
吾師吾師伏羲文王孔子也且將瞑一僧欲焚香稱
接引大聲喝曰吾與爾教不同是時頂門熱如火發
四體柔和又三日而掩龕顏色如生焉先生骨力堅

毅學道深入蓋其驗云予嘗言先生似嚴冷而腸熱似猛厲而意坦似倨野而致文此流俗人不見也先生不妄交游所交惟雲棲大師虞長孺銓部馮開之司成吳伯霖孝廉與予輩數人而已所著有武林山七誌山中甲子詩文數種有獨見多傷時藏之山中年八十有一其長子文學于巖孫泰來諸生從予遊奉先生命屬予爲記而銘之予負諾責年餘矣乃得記其畧而系之銘

銘曰元氣氤氳馮生焉民靈鷲之靈乃鍾斯人奇姿

異骨宏域超倫汎濫羣書苞孕天眞承羲文師作巢許隣百家二氏或友或臣睥睨塵坱四十餘秊高臥青山逍遥玄津歸然一埳身隱道伸我銘爾式千載若新

亾兒茂梧壙誌

嗟兒茂梧亾矣有志無年無奇文瑰行足以託名筆而念其賷志以殁不忍令後之人無聞于是乎抆淚以志茂梧余長子元配曉孺人沈氏出也生十月而母沈見背余抱而啼須隣媪乳活纔乃得專乳越歲

余繼配孺人張氏母依焉六歲而張又見背九歲余
繼配孺人吳氏撫之兒眉目疎秀受書能讀而氣孱
弱不任讀戊戌余舉進士次年授江西進賢令攜之
官受易自是余兩入計往來進賢凡六年兒俱從令
受師訓讀經史左馬秦漢人文俱成誦稍稍能爲文
未[illegible]以服不遠令赴童子試余以乙巳行取入京師而
[illegible]留家食丙午十九歲乃赴試爲督學李二濱公見
知錢唐傅士弟子員是年娶婦顧氏家居從師友
往戊申復游予京師是時兒頗銳意向上下筆屹

屹摹先民法未合詞多澁以是初赴督學陳公考失
利以何予亦絀而歸西湖三年集二三子講道談藝
兒俱從獲與諸雋士奮筆角文戰事揣摩督學慕蔡
王公兩試俱高等壬子入試列副榜不即售命也時
予官南工部轉儀部兒俱讀書家山苦心揣摩及故
所習經史左馬秦漢人文手再錄一過書自警語徹
日不寐期副予望遂嘔血病矣已爲督學斗垣周公
所賞識置高等補增廣生丁巳予轉官督學江西兒
不能從時時病心胃不解戊午余遺書戒勿就科舉

試而見乃扶病強入試督學盧臺蔡公置高等慼僅
喘喘望棘院太息不得入病彌甚矣名心未斷乃檢
生平所爲文百餘篇取所被鑒賞者將付剞劂而上
書乞題一語且曰兒至此非能爭雄秇林第以十五
年研苦此道存吾父箕裘之遺以示後人不令嗤兒
枯木朽株足矣予憐而許之亾何巳未春二月十五
日卽長逝痛哉大都兒少失母怙氣竟孱弱不副志
負姿亦穎秀不至下劣又時從予得侍賢師高朋之
側入耳無猥瑣語爲文恥流俗而心手未卽應年來

稍成文采而以病奪竟伊鬱牀笫間悲夫兒廬聞多
智凡書法詞賦病中涉畧亦時露佳處不竟性資每
事依于寒儉不作華靡習氣自甲寅至今强半病心
血日與醫師藥餌爲伍中乃屏醫藥不御學導引法
以效嘗從雲棲師聞佛氏西方之業乃併導引不事
皈命于佛手書金剛心經二冊及雲棲所選白香山
警悟篇置案頭披覽以是卽病劇無怖畏愁苦狀沒
之前一日呼予竟日囑婦顧曰生如夢幻余無它若
惟不得報親恩有未了念善教二幼孤補吾過也語

訖右腸安祥而逝距生之日爲戊子閏六月二十八
日得年三十二悲夫兒無子淵之哲而同蚤夭之年
志業未就文藻甫立而乃以未了之願望于不可知
之孫使余白頭經悲痛哉幸二雅孫稍稍見頭角嶷
嶷哲曉文理能爲母可督教成之兒所幸不已者是
耳婦顧氏爲上林苑署丞友白顧公女雲南觀察悅
庵公孫女舉子二曰燦曰琰女二俱幼未字將以是
月厝兒柩祖塋志以俟卜地而藏之日納諸壙中余
先世越人自洪武初占仁和匠氏籍代有隱德詳先

贈公霍渊先生誌表不具述

亡女姬仲子婦壙志銘

姬仲子者太僕養谷公之仲子士純也吾女歸仲子七年而夭仲子不忍亡吾女泣而手爲狀請吾志嗟痛乎吾忍亡吾女乎哉凡吾先後所舉男女九人而女次爲七繼室封孺人吳生生而淑是名爾淑吾與太僕並爲諸生時相善辛卯並舉于鄉文章氣誼益相得甚歡迨太僕以壬辰登第入庶常改兵垣而戊戌生仲子是吾登第之年吾官江西鍾陵令三年生

女又三年甲辰以令入計與太僕會京師情好彌篤
因出見其仲子甫七歲初授書楚楚文弱以友人陸
正伯氏問名吾許諾女甫三歲耳亾何太僕以忠亮
亢爽忤于時拂衣歸西湖余亦遭時忌謫居兩人相
視惋嘆亦相視笑也亾何余偶起南水部假歸以乙
卯春正月授女箕箒歸仲子時年十五女貌清而慧
居家婉靜自繡紉外聲不出口閾不錯趾迨事太僕
與姑高孺人庶姑某益孝謹太僕夫婦甚憐愛之太
僕仕宦幾三十年而不問生產類貧士居頃之爲諸

予折箸仲子憂不給女曰無憂貧也余亦貧家之入尠布之餘可稍稍佐君君第力學讀父書而已仲子頤稍解女未嘗授書能曉其理坐一室爲仲子澣衣炊米暇即焚香啜名茶以爲適瀟如也然終以質弱善病吾自南儀曹視江右學政不獲時視女巳未夏吾亦病以參議賫捧歸視女而女病痰滯喀喀跂枕上連晝夜不得臥骨如柴立吾揮淚別去迨歸而幸亾恙以爲女生矣不謂病尚在脾膈間庚申春二月太僕忽病咽食不起女哭于帷甚傷吾往哭則牵吾衣

號不已以是體愈羸強以藥扶之而姑高孺人故善病亦以哭太僕加劇辛酉夏五月復不起是時女政病臥牀聞之撫牀大慟慟無聲竟從姑逝矣嗟乎痛哉臨逝無恒呼仲子呼母呼其子志雲至則不能言目眄意授之耳痛哉女天性依於孝謹又儉讓即吾家所貽衣笥奩具幾何啓視之尚有一二未御者遇臧獲輩亦無咄咤聲於法宜壽令與仲子偕老即鮑婦麗耦可企而以夭折何哉女生於萬曆辛丑十二月十七日坳於天啓元年辛酉六月初七日得年二

十一母吳氏誥封孺人處士吳傅巖公女吏部尚書
默泉文襄公曾孫女仲子名士純國子生子一郎志
雲甫六歲未聘仲子將以某月日從太僕公高孺人
靈輀厝于葛嶺之宫且卜地藏焉予技淚志之而系
以銘

銘曰汝何依兮素風汝何歸兮白雲玉則折兮餘輝
蘭則摧兮遺芬身偶盡兮無年子或長兮有聞墳三
尺兮爾毓識千秋兮吾文

金虞仲墓誌銘

萬曆辛亥九月文學金君葬其父近川公黃柏之原予實爲銘章明年君卒又明年九月克葬于瑤山之陽長子以寧余門人也來乞銘嗚呼予以二年間銘君父子君又僅逾下壽以殁可哀已君諱汝臯字虞仲别號見莘姓金氏漢車騎將軍秺侯之裔宋建康中避亂南徙故爲休寧人考諱瑢葬黃柏者也君才識過人喜議論往往奇中然不炫耀取世譽閭然內脩衣冠朴古有先民之風孝友其天性也君兄弟四人先是季客死錢塘君哭之慟已而伯死戊戌之冬

叔又歿錢塘母黃孺人又歿十餘年而父又歿君至
性過人而天故困苦之至連哭其兄弟父母以是不
能長永年歲悲夫君年十五賈池陽而歸慨然曰人
生會須讀書知古今識道理時來則拾取富貴展所
欲爲爲吾親光榮奈何挫志作賈人子因發故所讀
書讀之曰必如是未幾選爲諸生聲譽凌其老宿俯
視青紫猶掇之也試京兆者再竟不獲雋而賫志以
歿悲夫君好讀毛氏詩左氏傳亦喜莊生寓言所著
有支頎集晚乃學佛爲居士嗚呼豈有感于天倫之

痛而將以悟夫死生去來者之爲浮漚聚沫耶抑重
感此生而種所謂來世者之因也君又慷慨好施家
不甚富而往往周人之急與人交堅于金石與吾友
吳仲虛善仲虛父子亦非事之嗚呼觀君父子兄弟
朋友之倫其他大畧可槩見矣方叔死錢塘君留家
侍孺人疾不知也其婦知之恐其倉卒驚駭不即以
聞而微見顏色君察知其意怨投憤號曰吾弟死矣
無性吾數日食不甘寢不寐仆地號不止良久兩手
據地曰母病甚在此何可使老母哭壯子因強爲言

顏趨侍白弟病宜遣男以寧赴錢塘視疾實經紀其
喪君悲痛慘毒而衣冠如故常中夜帷中涕泗而已
其孝友兼至類如此君配胡孺人生二子長以寧從
予遊補諸生錢塘次以謐歿十有四日而張氏妾又
生一子今名以忠君二弟俱夭無子故哭之尤悲君
既命以謐爲季後而叔又得君遺腹子以不餒君可
瞑目也已予讀以寧所爲述悲其哀痛又嘗辱君知
不敢辭遂書其大節而君之家譜世德與夫姻戚孫
子既已畧見于前銘矣不復詳其它才藝非關君大

節者亦不書

銘曰績學不試非所恥兄弟四人三夭或君之傷生盖以此嗚呼惟孝與友吾野史

凌母張孺人墓誌銘

吾友凌元禮諱登嘉以名家子束脩好學高才湛思名聲藉甚諸生間與予同師受易敦研席之好萬曆戊戌元禮亾予哭之嗚咽爲立傳記其一二大者又十有三年而其配張孺人歿又三年克葬其子嗣熙嗣懿以其世父太守公元孚狀來乞銘曰吾父捐館

時吾兄弟三人俱幼小又同時善病吾兄死而不肖
兄弟尩羸甚吾母百計醫藥不效卒購得異術以生
以無墜先人緒業吾母持門戶內外斬斬宗親族黨
幾忘其孤寡焉吾母夙通文義每不肖孤讀書輒能
撟指得失然則墓中之石非先生銘母氏晦不傳且
何以慰吾父地下予悲其意因思元禮讀易山中時
如昨日耳迨其亡十有六年于此矣嗚呼十有六年
之間生生死死男子不及辦而一寡婦拮据閨闥之
裏吾是以賢孺人而樂爲之銘也方長男之殤死者

急飯含疾者杖湯藥醫師匠氏雜然于堂内外姻族下及臧獲罔不遑遽失措孺人灑泣營辦雨不廢亂而二子病日深卽賴異術起然猶奄奄牀簀者數歲孺人如一日也又能以其隙治生產舒無啬有二子病良已亦必自勞痒曰吾勞吾身而貸吾兒令體任誦讀呂大吾家快矣或時篝火夜讀問詩書語便自尋繹或令訓解至關節義嚴禮法者必令再三吟而間爲品論多合道理孺人孩年失恃縫紉盥饋未嘗學諸母童年作婦蒸享賓祭不以煩其夫其天資瑞

斂有過人者大都靜嘿爲體精勤爲用而本原孝慈諸閨閫之秀斤斤無成者方之茂如也孺人錢塘名族太學泉山公樞之女大中丞澤山先生之孫母楊氏爲女十四年而嫁爲婦二十二年而寡爲母十三年而卒子男三人長嗣憲蚤夭其二熈與慈也女一人適陳肇孺人生長貴富少無香薰之好中更霜雪之慘終堅松柏之操方欲含飴弄孫安享子婦滫瀡之奉而竟不得下壽以啓天生孺人若僅以完我元禮夫了之局者可哀也巳可哀也巳萬曆四十有一

年某月某日葬其鄉某原合于元禮之藏而司空郎黄汝亨爲之銘

銘曰夫子制義婦一以從孺人實才而代其終匪母何怙諸孤待哺孺人稱寡而兼厥父孱孱者立蹇蹇者亾死而不亾惟賢且良耦德而藏千秋孔揚

徐母張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張氏長洲人齋脩公諱某之女太醫文橋徐公諱某之婦文學振寰公諱某之繼室生十七年而歸歸二十有一年而孀孀二十有四年而卒卒之時

孫偉瓌而哭者十一人而孺人實夫曾孫子子太學君本仁元配王孺人乳也本仁乳而王孺人暴卒太醫夫婦悼之甚本仁呱呱泣太醫公亦泣曰不得賢母厮燥濕亾婦將不瞑求之期年而得孺人孺人生而端敏工組紃精爨饎不苟笑語慈愛其天性也所以爲人母之道不學而至當是時太醫公夫婦始識弄孫之樂亟稱新婦賢孺人孝事惟謹佐以勤儉每織達丙夜而文學公亦咿唔不絕以答其意家人稱好學焉時季父少宰公某以館職奉使還闕而立試

之大喜挈以遊京師學禮趙太史之門三年而盡其說乃歸文學公無色養之憂者知孺人足賴也文學公既脩身茂學久困諸生間不得志勞瘁中暑病幾絕孺人迫無策羹臂肉以進俄而甦張目謝孺人曰帝鑒汝幸益我一齡明年六月果卒孺人欲殉者數矣是時太醫公尚無恙泣戒孺人曰獨不念舅老無可仗遺孤未立乎孺人悟彊起治喪然晝夜哭淚爲之枯家人莫忍仰視已而本仁病窮醫禱不愈孺人嗷然號蹶然起匍匐雨淖中哭于關帝君之廟霍然

巳於是戒本仁勿務進取壹以課孫爲職有孫某登
頖宮者孺人喜稍可頤養延天年而二十餘年巳來
歷哭舅姑之喪困于役家益落拮据益苦神耗而疾
作矣孺人自知不可起戒迎醫誦佛號安寢待盡泊
然無悲時萬曆四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也嗚呼孺
人之爲母爲婦可不謂劬勞者哉先是姑朱孺人病
孺人每夜焚香告天願以身代卒不起繼朱者側室
王氏生子某今爲少宰後王又蚤歿亦倚孺人慈而
立者也方太醫公大漸時本仁適科試南都而少宰

又卜居陽羨宗人信宿儒人多遣急足迎少宰少宰至而內外人無一敢起爲難於是集宗人堂下悉取其質約雜燒之更稟給焉而別遣呼本仁亟歸母畢場屋其見義鎮靜類此孺人雖婦人而通書大義嘗聽諸孫讀史薄項伯而忠亞父故其遇事有本末不然嗚呼使文學公不得孺人以爲之配則此呱呱泣者將不免于水火又安望其誦讀成諸生而子孫蕃衍碩大如今日也哉孫男四某某某某孫女四適某適某字某字某嫁娶皆名族曾孫男一曾孫女二皆

㓜卒之踰月本仁將啓文學公之藏而合窆焉乃得
水驚既舁之穴皆水於是卜茶磨山祖塋之旁食遂
以今年某月某日奉遷太醫公文學公及祖母前母
之匶而孺人始克祔于與本仁親有連知孺人爲詳
故因其請而詩之銘
銘曰前人布穀我耘耔昔始萌芽今薿薿既穫而炊
飫饎簋所食幾何捐棘七天生令母篤餘祉刻此銘
詩示千祀

太學吴元益配孫孺人墓誌銘

萬曆己未夏四月太學吳君元益之配孫孺人卒元益悼之哀曰天乎何以亾吾婦其子昌國等擗而號曰天乎何以亾吾母今年庚申葬有日矣則父子又相向泣曰何以不亾吾婦與母于是令其子昌國爲狀而介其弟中翰君德聚來乞銘予與元益通家誼最深不能辭按狀孺人出休之草市名族父溪亭公某母程孺人甫七歲而母程見背䁥就長嫂如母父甚驕憐之不輕字人及笄而歸于吳孺人孝婉慈慧嫻女職恭婦道其天性也事舅省吾公姑程孺人斯

夕伺眠起食飲惟恪未嘗以爲勞姑病與元益襄服
而侍湯藥虔禱祠無所不至姑病良巳未幾省吾公
客吳越以病還孺人亦如其視姑病時而省吾公竟
不起孺人哀痛從内襄事如禮且謂姑寡居益媚事
之而程孺人遂得忘其老寡優游以介觴壽會元益
遊武林亦病還里時値炎暑孺人終日夜旁皇攝持
不知畝蝕之嘈噬者閱四十餘日而元益乃霍然皋
手屬諸子曰而母實生我孺人故精飫事以問事舅
姑必自調燮歲時祭饗致其潔芬至元益喜賔客四

座嘗滿菽脯餚核不餙而具其餉遺戚黨致悃欵豐約必中禮與姊姒處和而肅而事姒尤謹恒語元益曰兄弟六人二已蚤世君爲家督毋墜翁家風貽毋氏憂可令二姒失所耶課諸子寬嚴之間惟是從臾元益延名師勝友相薰習以底于成遇厮養輩無譙呵聲而有制凡賻物于市必誡曰販夫販婦可念寧貲微毋翘而與爭利性尤喜儉樸至施予收恤當厄振窮獨未嘗有倦色先是孺人從元益武林病幾殆夢一白衣人來撫摩呼善女人蓋大士佑之也病以

是去體三年歸商山疾復作遂不起屬纊之夕惟以不克終事程孺人爲恨寬元益以聚散無常毋過傷悼名諸子婦人人慰語無恐怖迷惑態安詳而逝得年四十有五嗚呼若孺人者於元益爲令妻於其尊人爲孝婦于諸子宗黨爲慈母可謂備德也已雖享不酬德年踰下壽命也且世笄黛者流榮華珈佩者纍纍亦不乏老婦人皓首食息而不能保無俗疵以視孺人之德之備其顯晦壽夭何如哉而孺人且多男子必有昂眉天衢以光泉壤者其不朽又有在矣

孺人生萬曆乙亥五月初九日卒以巳未四月二十有八日明年四月十有四日葬箕山之陽丈夫子四昌國昌徹昌倫昌意女二壻某某銘曰

鬱葱窅邃箕山陽有善女人于焉藏蘭芬玉瑩德孔良子孫保此世且昌陵遷谷變慶未央

太倉州倅衡渊張公暨元配李孺人合葬墓誌銘

衡渊張公以太倉州倅賦遂初歸三十餘年而以老壽捐館舍其長子懋官余壻也次子若采亦予門人

相率伏地泣曰先君有言我歿踰月葬母後則孤等忍痛用命其曰我無高行足術勿以誌銘瀆鉅公筆則孤等痛不忍夫先君生平所潛耀砥行生平所知也而泯泯腐草木孤等何以爲人且先母氏李之能匹偶先君也而未有誌也敢以累子予亦泣相視不能辭受而誌之按狀公諱湘字子南別號衡淵世仁和人也其先爲文質公彬彬生怡然公獻介然公珍珍生誠齋公綬以孫吏部尚書恭懿公瀚貴贈兵部左侍郎誠齋公生四子伯麥山公應祐以子中丞某

贇封吏部■郎仲亭山公應祿蔡懿父也封工部
尚書叔巽山公應裕順天府醫學正科是生公公生
而慧丰儀楚楚清瑩如玉未冠補博士弟子員嘗張
氏全盛時朱輪華轂照映閭巷而公性行恬介無文
矜自喜之氣日下帷手一編尤喜讀漢晉書間習詩
以唐爲宗所嘯侶如青門沈山人望雲趙溧陽公俱
名流冢宰公亦器重之已游國學益研心經術有
聲而巽山公得公晚憐公體羸不願以身易名遂追
就部試試郎冠儕偶當佐郡已授太倉州倅非其好

也人或疑公貴介子弟未必能官公到部清約自束凜凜奉職豪賢不敢干訟滑爲之屏息解帑金入京師秋毫無所染委治河躬自督率視水道疏瀹不半載河工成州財賦可數十萬公庭寂鞭撻聲如法輸入三月無逋賦公廉惠得民如此上官逢所署缺輒以公往吳中長者擬公吳隱之之酌水西門豹之治渠不虛也時給諫劉公其藹崑山丞署州事劉故相國王公門人乃往候王問州利病狀王公曰若知州别駕張君乎曰固知張君冢宰弟也王公愕然曰非

也知州利病莫如州州別駕穩也于是劉公交歡公毋
事必以咨州州民賴焉公既約已奉職勞苦過常帶爲
之感以何搆危病不起州守張公過視病蕭然無辦
流涕顧僮僕曰無以殮也對曰主人有言吾生不累
吾民而死累吾民巳令人持素所飲銀巵入金閶易
木矣守大嘆服揮淚去會天幸無恙公拊心嘆曰吾
幾不見吾父父在也又無子乃勞勞官下耶遂壹意
投檄去撫按諸部使者惜留之不得同聲奬其恬退
聽致仕歸州士大夫爲賦考槃之章焉公既歸娛事

巽山公則閉戶危坐讀書檢藥草臨法書瓶花杯酒
吟詠以適無外羡刺史方公楊季公東魯督學諸
使者後先以鄉飲酒禮敦促可二十餘次公俱堅不
赴曰吾儕小人戔戔賁丘園已幸而以干大禮僭賢
者坐哉識者益高之公天性孝友從太倉州歸養凡
再易寒暑而巽山公始捐舘公哀戚讀喪禮幾毀與
澄淵公自髫齔至白首歡愛如一日明淵公內艱讓
徽失歡及明淵公夫婦相繼殁家盡廢諸子不知所
往公臨治二喪身荷鍤爲墓葬之恭懿公每舉以示

閭宗曰如衡淵弟者至行可師也時恭懿公以耆年解綬歸與公日尋泉石琴酒之樂情好彌篤烟水之間婆娑二白人望之如仙會張公振之以太倉州人來刺杭郡縉紳數十百人往謁賀張公獨西向揖問吾父母張衡淵先生何在客咸目攝公張公斂容曰衡淵先生吾州二百年以來廉吏也世以此益知公清白之標出處一致焉公晚年始舉子懋官辛卯予過視懋官於家塾舉易發難酬對如響予以長女字之自是數與公往還見公敦睦在宗和易在里風雅

在山水琴藥一一如夙昔所聞所居必掃除淨潔似
郭有道宿處終歲無雜賓至几塵不飛恭謹有加儼
蔣石家風神情恬介謂公可百年而不謂公竟儵然
逝也公無大病狀寢不能枕席歿前一日尚起見客
神氣爽爽生平不彷彿而於身心間若有透脫無恐
怖散亂十年前製木一歲前爲三子立分劵一月前
制衣半月前畫遺像猶出以示余欣欣相向臨歿忽
起正襟坐以足授屐諸子且將掖而行就案嗒焉逝
矣視屐考終公非善出處善生死啓手足無憾者哉元

配李孺人爲玉岑李公女莊凝媚內則公孝事親則孺人承其意盂糜匕肉必手調以進公友兄弟則孺人柔和其妯娌惠碩無倦公既廉於入又不屑屑家人生產則孺人手筦之巨細無漏而周大體無婦人纖嗇態公爲州倅有蓴鱸之思則曰吾不難爲隱妻也公幾艾憂無子孺人則不難爲公寘媵貳曰蔣曰王舉子三人蔣舉懋官王嗣舉懋宋懋龍孺人念懋官細弱則挾以同臥起氣息相屬懋官得危疾孺人政病乳癰猶帶病持懋官轉側而不知癰已潰流血

淡頸矣所以撫二弟亦皆如懋官後二年竟以疾遺歿至巳所生女則絕不以槖籥見私臨歿盡出所藏予諸兒而手持姑某孺人所遺釵鈿類以授公曰欲以遺吾媳亦吾家球琔也其慈而重本如此恭懿公夫人集諸世婦及姻戚魚軒如鱗宗祊中外有禮儀必曰李孺人來座爲之整蓋不減鍾王閫範則豈惟樛木小星有逮下之德巳哉然則張公所以退而棲巖進而牧守恬介以老至歿而不亂豈獨公能也懋官又言公當四十時一時名流各有投贈靑門山人

繪一仙人種三芝之圖爲壽自題云時七十七歲日此
吾所爲祝也公每珍玩嘆息今年忽舉眼見所題畫
日期至矣予殆將往矣越旬日果然嗟乎非公心行
無疵乘理達命其能符應若斯乎公它施德活人事
不具論論其大者公生嘉靖甲午三月五日卒萬曆
庚戌九月二十日得年七十有七李孺人生嘉靖
四月四日歿萬曆甲午四月十四日得年六十有
二女四長適郁名世某邑諸生孺人出次適柴應槐
太學生次適楊廷憲某邑諸生某出楚官既負儁有

聲庠序而二弟亦皆以少年能文章將益大公之門以無忝恭懿之業于是乎在懋官等以今年十一月二十有一日遵治命扶公柩暨李孺人啓龍井山之藏而合窆焉因誌其畧而系以銘

銘曰張氏之族蟬聯雋舉甲第衣冠聿生我公恂恂長者文脩行端進爲廉吏退若處士巖居川觀宜爾孺人雞鳴燕翼齊孟匹桓南山之陽興龍漈泉佳氣鬱盤我銘其幽蘭玆玉潤奕世無刑

吳母畢孺人墓誌銘

吾友仲虛太學吳君歿廿有一年而元配畢孺人下
從之又三年而仲子芝且卜葬焉乃乞狀于葛憲副
永鑑而以墓中之石請曰惟吾子之夙好先君也則
稔知毋孺人賢夫浮于賢而乞吏于吾子芝也不敢
賢矣而令泯泯泉下無以昭來世詎惟芝弗忍吾子
其忍之乎于是謹受爲誌按狀孺人畢姓出閔川名
族父曰畢一山公母曰汪孺人生有令德十八歸仲
虛舅燕泉公姑黃孺人性束濕難羈孺人起居堂上
夔夔惟謹迨龍泉公夫婦相繼歿孺人從仲虛哭之

哀時長公伯實秉家政仲虛敦友于惟兄之共孺人亦惟仲虛之共而仲虛雅秀負文采攻舉子業及嗜古左史兩漢百家之書又多先生長者游孺人治漿酒脯炙之具佐其歡亾弗給者而間以內事孺人身理之髮櫛纚理井如也以是仲虛無分志得精研飛文稱爾雅云初孺人舉一女未笄而殤仲虛未有子孺人請廣置貳于武林曰伉曰蔣曰孫頃之蔣舉伯子懷眞孺人歡然喜溢于睫曰蔣之子吾子也已孫又舉仲子懷上孺人則又驩然喜曰孫之子吾子也

維二子亦依依慕之如其所自出也孺人與仲虛對
牀案時時以有子爲樂然仲虛向以哭兩尊人病嘔
血繼哭兄伯實而獨持戶營諸務又手不廢書益勞
苦己亥病復作一切醫藥祈禱賓從車馬之煩孺人
身肩之而仲虛攝它靜室不能數詣問則日夕揜膺
泣時兩兒在武林仲僅六齡伯年十三稍長趣之歸
時僅一日而仲虛不起孺人相向悲泣不已幾以身
殉復念兒弱未立過傷哭泣則益傷地下心乃收淚
撫之所珍惜倍曩時第遺就外傅勿令逸及伯長而

娶婦連舉子而孺人喜可知也逵仲亦歸娶婦拜孺
人堂上已又舉子孺人顧兩兒玉立諸孫森森繞㬠
前含飴弄之則益喜溢于睫而黯然傷夫君之不及
見也惟諄諄強學厲行無隳先志是訓壬子夏伯子
以精心過耗俄而得嘔血病孺人日夕飮泣醫禱如
仲慮病時越歲竟不起孺人拊膺呼曰天乎吾往以
哭吾夫亾以屬兒而兒又亾乎悲泣殊不已或謂無
膺仲與諸孫在也于是豁哀強起視事而仲子卽少
年當戶英英特立無流俗人習事無纖鉅入稟命孺

人孺人性明決以理束之斬斬如也孺人即所居素封獨尊尚古質不爲華言飾行無珍麗穠郁之好穆然內處言不出閫旦起肅見諸子婦如嚴君媼尼輩謝勿通諸子婦凜凜則之嗟乎若孺人者可謂順而貞慈而有範庶幾古之賢媛者巳生平少疾病戊午秋忽遘寒疾以九月六之日翛然逝矣悲哉距其生

嘉靖癸丑四月十二日得年六十有六子二懷貞懷上俱太學生懷上今改名芝孫男九人維城維寧維屏維屏更名賁邑庠生維翰維垣懷貞出維鏞維錡

維祺維藩慷上出孫女七人曾孫女一人某年某月某日芝帥維城等葬孺人某山之陽是宜誌而系以銘

銘曰爾夫也良含章履道而爾是宜爾之宜之以婦則順以母則慈厥子暨孫森森其枝曰惟爾貽比于風人載詠小星載歌螽斯後百千祀徵吳令儀爰覩此辭

恭靖孺人權厝誌

孺人姓孫氏諱孟芝錢塘人尹友錢長人之妻年四

十有七以萬曆四十年十月初四日卒以某年月日
權厝鳳皇山之亭而長人來請銘予時未暇長人書
六七至未嘗不以銘爲言且曰夫人有足傳者不傳
有不必傳者傳吾婦非不必傳者也吾婦未嬪而哭
其姑慟既嫁而養其母虔事我太宜人而箴管線纊
之無闕兩佐我襄大事而飯含帷幕鬘笄之必信以
誠内外宗黨下及僮僕莫不宜吾婦者此殁而思慕
之不已相與私謚爲恭靖者也爲吾家婦三十年而
未嘗有私蓄盡粥其嫁時紫褏盎市田廬以贊吾貧

祭又時𦈡其仂以資我辟雍之游吾婦性勤而才無
當先君時食客千指不問而酒漿時具及吾之身日
趨于窘而補紉饎爨又一任其勞使我忘屢空之憂
以肆力于文章吾婦力也吾自幼惰于學自獲吾婦
而始知詩書之樂蓋吾婦喜讀書觀史尤嗜毛氏詩
悉授諸女閨中舉詩句行酒爲笑六歲學女紅女紅
絕八歲學琴琴絕十歲學水墨畫能画遊魚小蘭芘
而學詩詩多見道語吾婦吾之師友也吾四困公車
乞爲學官而僻宇蕞迫又時絕廩餼吾婦煎糜笑啜

曰此昔宿家風君無不自得予窮于世久矣出與二三子遊而樂入見吾婦之安貧而益晏如以適也吾年漸邁而無嗣續吾婦爲買妾者三變之如女吾嘗病吾婦幸鼓琴焚香以調吾性或朗讀古人奇文以豁吾志卧聽之而不覺其霍然已决然起也吾婦四哭殤鬱鬱不自樂吾故挈之遊陽羨棲水間又嘗渡江絶淮直走燕趙扶攜數千里之外及不幸以疾則一夕之間五十里之近而不克執手以訣吾之所以悲吟永嘆勤勤懇懇而必欲其傳也予聞而傷之孺

人以女子之微明人倫知道理安貧好書宜家宜下
無險詖傷善之心此士大夫之所深愧而不爲此類
以傳無窮眞我輩責矣古之賢夫婦見于詩書交敬
交儆者無如雞鳴勸其夫早起射弋而婦爲加豆御
琴瑟相與飲酒以期偕老又欲預備珩璜琚瑀之佩
以佐其夫之求友故孔子有取焉載之國家與大叙
並今孺人之賢不讓雞鳴而世無孔子將亂小儒之
文以俟百世此其所以尤可傷也予忍不銘孺人生
三女四男男殤女皆知書與孺人錯舉詩句爲笑者

也壻某 某 某皆名族銘曰

瑀玉晏鳴關雎刺也咏古淑女以悼世也緊我孫人

其儀一也汗辭絡絺刅所習也琴瑟靜好彤管煒也

檀水清漪囪怨讁也小星三五惠及下也宜爾子孫

比蛩螽也碩人頎頎何孑孑也我爲斯銘中心結也

了嫺國風聊用喆也

吏部稽勳司員外郞德園虞公墓誌銘

吾友司勳虞公長孺諱淳熙以萬曆癸巳去官歸錢

塘偕弟僧孺隱南山回峰下巳遂夺芟之飛偲昱裸

尊行樂嘯詠惟適棲寂課玄六時不輟足迹不窺官
府雖臺府大吏及四方之客遊武林者懷刺造廬欲
一識其面亦戒門以絕天下知與不知語及虞司勲
輒曰異人異人云如是者三十年天啓元年六月坐
而沒沒後頭顱如甕支無辟戾或謂尸解去三年三
月某日公子宗玫宗瑞如公命葬西溪七十二賢人
峰下公生于嘉靖癸丑父封職方賓門公諱舜卿母
贈安人黄氏安人娩而失乳月光同同十二時皆不
瞑識者已占其異釋脺盤所弄惟書帙三歲黄安人

抽簪染口脂爲授句人耳便誦十五出試試經書論策五道立就主司驚不信權卷令誦公不屑岸幘去十七復出試學使者潮陽林公行部奇公補郡諸生日虞生天下才盍令王元美李于鱗見之于是移書介公往謁兩先生倒屣迎相推許如林名振江左又十年已卯舉省試第四人同榜多才名士而公爲冠當是時當途諸公亦爭相引重而公嶽嶽高子羽之節毫不干以私公故名人期巳上公車抵同鄉達官飲坐有江陵客倏談相君威公不覺髮上指矢口曰

使其得通籍者袖中彈文不敢避客慚恧江陵江陵不悦于是闈中識相君意擯弗錄而言官至上疏言浙有三變兵變民變與文變而三蓋指公也公既墮于北乃遊南雍祭酒復榜所試文于橋門曰怪誕不經公嘆曰吾文不誕而所如輒誕吾文如一口何哉吾足不堪再刖于是更名首燕路則江陵亦物故成進士時萬曆癸未也明年將除官而賓門公訃至公哭欲死奔而歸茹蔬啜粥廬居者三年服闋授兵部職方司主事時朝鮮絓兵朔方呼人歲大帥軍書狎

至公爲大司馬石公條八議預刻火落赤畔日及關
白妖期無纖髮爽石顧不能用曾侍郎第其議減軍
儲軍大譁飛石擊侍郎中首侍郎奔省中匿則相與
逼廷執門而詬石司馬大聲言仍額給不減譁甚莫
聞也公急取虎牌大書不減軍糧四字以麾遂散去
嘗護作　昭陵會昌平戒礮虜千騎直逼紅門駐馬
吹唇若沸相顧問珠襦玉匣守將愕眙罔措公徐率
緹騎結方陣半隱林中鳴鉦駭之虜遂遯公神識先
定臨事消弭而不言功多類此亾何遷主客員外郎

踰月改司勳又踰月引疾歸明年當大計京朝官西
吏部尚書孫清簡公鑨考功郎今左都御史趙公南
星以盡逐政府私人賈怨言官阿政府意欲中尚書
無郄而公所補司勳呂某缺呂清簡公甥有流言遂
借呂捃拾公謗公行賂以覯尚書考功之俯仰尚書
果大詫疏言淳熙恬澹味道老臣素重其品且貧安
所得金言者妄淳熙不當罷　旨下留用言官亦内
自悔而一給事獨爭之力詆銓部專權擅留不敬
上以爲賕詢尚書尚書屹不爲動執奏如初于是

上大怒奪尚書俸降趙公三級免公官而僉都御史王公汝訓右通政魏公允貞大理曾公乾亨及諸曹郎陳泰來顧允成輩十餘人各抗疏白晋淳熈非私且歸咎政府　上益怒諸曹郎降謫有差公與趙公俱削籍而尚書亦十疏乞休矣迄今三十年公論大明　天子深念先朝骨鯁𩦎壘耆艾之臣起趙公田間遂長御史列于三公而公之精氣已與造物者遊嗚呼遇不遇不足爲公悼而悠悠之論至謗公以金錢得官此許由見疑于逆旅而鴛雛受嚇于鴟鴞也

悲夫公至性天植母病坐臥牀下抱上下危樓凡兩
匝月炙而作孺子啼不已事竇門公雖貧必極驩其
居廬也叱虎虎去呼獐兎獐兎來就食人謂孝通神
明云公既不得志于時而宏護淨業所在經筵法席
以身爲導又變楷名勝即兩峰六橋三潭間松石花
鳥蟲魚之屬咸以公爲天公故貧儒子力不能購書
獲有奇秘與弟明門抄寫掃葉煑茶䆁晝夜不盡不
止以故涵育浸灌汪洋奧衍有武庫行秘書之目詩
文宏深微眇應念而作風生雨集排古蕩今作者人

人自麻公尤嗜道術自少喜談神通謂人生貴悟道
不則斑馬淵雲第嚶語蕭曹衛霍伺弁中行耳嘗登
天目坐斷崖活埋庵處十餘日豁然有省嗣後神明
四闢事來輒先覺謂弟曰吾欲爲陸法和弟僧孺亦
曰吾兄一生多仙靈奇異之感其所由來要不可解
予讀其所爲公傳恍忽登閬風從化人焉予識黯淺
不足測公百一迹其所至大氐以儒爲行以玄爲功
以禪爲歸以山水爲寄託以詞翰爲遊戲以闡述爲
經綸古之所謂得道畸人是耶非耶公童子特夢遊

武夷引桃杖擊空見龍沈雀鳴吟曰龍沈海底日鶴鳴松下風鳴呼公出而屯雲雨之澤處而遊塵𡏖之表神先告之矣其奪司勲而老也特借讖人以自跳其夢人乎何尤哉公居恒呐呐見人輒面發赤而臨事氣決勇于賁育前知如神而天目取悟以後復埋照不露流俗人寡接而所過從道侶若雲棲師卻古庵先生及朱大復陶周望湯若士袁石公吾輩二三知已周旋竟月忘倦公脩軀瑩膚渥顏飄髯每曳杖嘯長松下不知者詫眞以爲仙人也公每多異夢因

自號六夢居士又號腊子烟客學者則稱德園先生云所著詩文六十卷陰符演一卷樑丘子二卷孝經邇言一卷孝經集靈一卷大學繁露一卷行于世而孝經邇言集靈則張給諫某以爲千秋絕學奏布學宮　旨下部楊司成起元爲鐫小帙頒焉公先世陳留人三徙入由拳有祖貞者贅錢塘之黄氏誣籍其軍以逮曾祖埊祖翊是生賓門公舜卿贈兵部職方司主事内公爲職方削牘上大司馬具白所以誣籍黄氏軍狀獲除第偕孺名淳貞與公偕隱者也娶楊

繼室李俱贈安人側室何孺人先公二年卒公年六
十有九丈夫子七人存者二宗玫府學生娶鴻臚寺
署丞裘樹堂公女宗璐府學生娶憲副莫荊泉公女
秀異有父風何出餘俱殤女四幽芳適昆明刺史錢
養淳公子萬福清芳適余倩張德懋子岐然聞芳適
李桂亭子承宗皆士人素芳殤孫男一孫女三瑤出
余爲之志而系以銘
銘曰宇宙靈氣虛空含億變惟一一涵三日儒釋僊
旨同叅彼迷不悟離岐談於惟虞公妙心湛師孔友

老敢濯曇逍遥野服辟詞簪著書明道藏秘函鶴鳴松風龍沈潭七十二賢停雲驂千秋委蛻樂且耽不羸其躬誕奇男我銘其墓文無慚

太學吳仲子喬年墓志銘

太學吳仲子喬年没之二年其兄長孺悲弟之泯焉亾稱乃手述其志行乞予銘諸墓仲子予門人也固知其有可稱者即微長孺言惡忍泯之仲子名昌齡喬年其字也吳之先自唐御史少微公以來不具述十三傳而爲大父省吾公繼美配程孺人省吾公布

子六人長懷德字寧甫次懷愼字吉甫則仲子父也
寧甫君夫婦與吉甫君俱蚤世而寧甫無子吉甫有
二子爲長孺祚與仲齡於是省吾公以仲子爲伯也
後甫幼穉成服嶄然如成人游於塾日露其穎省吾
公喜曰此書種也祚則治生齡則治經以其外大父
程春秋起家遂授以春秋仲子能刻厲於秇文顧其
體脩長而實尫羸手胝病戰每捉筆卽搖搖不自持
以此稍見詘而志不受挫絕不問生產事摧羣書覽
誦不輟時予棲息玉岑山抱文相質殊有英粲弘博

之氣不似其羸弱就試仁和令喬公君求首拔之道試卒以病腕拙書罷乃怏怏挾策入南雍乙卯之從期得一　嘗歸試疽忽發于臂余適官南水部力止之不聽曰母老矣裹痛入竟不得終事仰天嘆曰嗟乎筆無神耶腕有鬼耶而厄我至此仍挾策歸刻厲如故亦不少挫其志惟念無以報母於母誕日誓願終其身齋素復遍謁名山若九子太和普陀大士崎嶇風濤之不避爲母延算念所後父母若大父若父歲時展祭滂淫淫下事諸父甚謹事兄長孺驩愛一體

家政聽之無纖微間於諸舅父外父母無所不用還

於朋友若王宣佩者生而館餐歿爲之經紀其喪

其孤蓋孝友篤人倫其天性也至周貧振急捨驂

生津梁梵刹鑄經飯僧之事有顧必赴不可縷指入

謂仲子爲善若此勵志若彼享永生被榮名何疑而

天奈何終厄之戊午應南都試復詘而歸又善病則

時時召客高會行杯揮塵以散其磊塊尋病加劇漸

至不起矣嗟乎豈非命哉病中自忘其病尚以季父

病族人貧病者與婦翁戴旅觀爲念易簀時無送買

第云吾心空湛圓明但木人欲去耳又屈指吾至某刻當行吳長卿師丘至矣已而果然至期正襟向家人言吾行矣昔者王父憂吾尫而吾以尫人有子女九人矣誰是吾爲子而不得終養母也吾爲吾父後而未得安窀穸也兄任遠而不得相訣別也語訖遂瞑嗚呼痛哉夫世之文士徼幸一遇食肉富貴以至乎老者亦多矣而介子名不伸志壽不盡年知交爲之流涕然自少而長行依孝友自病而死性存湛明刻則知歸啟手告盡大似學問修持之人觀夫壯而

行敗老而智昏悠悠忽忽以稿首丘壑者寧同月語乎哉可以誌矣仲子生萬曆丙戌年十一月十一日殁泰昌庚申年十二月初九日得年僅三十有五配隆阜戴公存文女子男四聞喜聞樂聞韶聞知女五字某某今某年月日將舉仲子殯于栗木充之陽尋既誌之而系以銘

銘曰謂爾名無成而爾於文有聞而行有稱何羨乎科名謂爾壽不長而爾生靡疚而死有後何減於老壽爾名不湮有誌以傳是爲大年樂哉斯丘佳氣鬱

朕日吳仲子之阡

明兵部左侍郎經畧桐岡宋公配顧淑人墓誌

銘

左司馬經畧桐岡宋公歿五年而元配顧淑人歿歿又十二年所而長公子守一與季公子守敬手撫母懿行過不佞亨泣而請曰傷哉母夫人之未及志以葬也以先經畧公之尚在淺土也先經畧公有大勳于　國例得　予祭葬而會有扢之者未遂請也母夫人臨歿而呼不孝輩曰爾父功不白吾目不瞑毋

先及我逡巡久之顧念先經畧之功紀在司勲終必
不泯毋夫人懿行在閨閫之内及今不圖所以誌者
將泯泯矣敢以累吾子某謝不文而于長公兄弟
至篤向崇巳狀經畧公而何忍於淑人謹受而志之
淑人顧姓父曰武畧將軍柳塘公母沈宜人未生時
有青烏家過顧氏墓者指曰是當出貴女亡何淑人
生生有奇表稍長靜婉授孝經内則諸書輒能解柳
塘公喜曰是女所爲貴徵者乎吾不予凡見而以贈
左司馬虎山公與最善因見經畧公亦有奇表語所

如曰此兒足當吾女虎山公請委禽焉越明年姑何太夫人病劇甚念得一見賢新婦而瞑淑人乃歸年十八作止凜凜無愆儀太夫人見而喜曰兒有婦矣遂瞑隨執太夫人喪朝夕哭甚哀而從中經紀其事如禮虎山公故豪爽不問家人產經畧公素牖之入不贍而爲文日有聲所過從皆名士淑人拮据女紅
治甘脆承舅歡佐經畧公讀而餘以給客爾不足則
脫簪珥幾盡無慍色也時姒氏秉家政淑人嚴事之
如姑姒亦愛之無幾微間甲子經畧公舉于鄉兄梧

岡公爲郡公曾坐侵繫於理公願捐坊金贖伯氏𠕅
虎山公顧難之日而不念而婦脫簪珥盡乎淑人聞
之起對曰金與兄孰重伯氏竟以是得出而覩纍嘖
嘖稱經畧公友于歸賢淑人云乙丑經畧公成進士
念虎山公請假歸踰年應謁選人復不忍離奉而北
忽梧岡公卒于家虎山公不勝西河之慟至隕明服
食起居微人扶掖之必蹶而淑人相周旋益謹虎山
公喜而語人曰俾予老人既盲而視者吾媳也經畧
公謁選得山西絳州守歎掌刺州事無追周室人而

淑人甚儉門以內清澄如水以是致成晉秋官郎行
壬申經畧公改戶科給事中尋轉禮而虎山公忽逝
公哀毀不勝喪淑人朝夕從之哭如哭姑而佐一切
含襚賵應亦如禮不以戚妨易服闋經畧公謁補仍
禮垣淑人以　覃恩封孺人制詞比于羔羊采蘋之
詠殆無媿焉未幾經畧奉　命視京營所條上邊事
與柄相左遂出守濟南郡經畧意慨然拂衣淑人慰
解之曰君薄濟南耶聞之海內政平訟理無歎息愁
恨之聲者惟良二千石也公於是夷然就道抵濟南

厲意郡事濟南大治而淑人悉餙門以內如居絳州時公奏最爲天下第一　淑人晉封恭人俄而經畧公晉山西按察司副使歷河南叅政山東按察使遷江西右布政使轉福建左布政所至著績而淑人暫憩於家逮拜開府三齊之　命仍偕行經畧公夙厲文武吏撫循百姓敎暨嬉於野士卒肅於伍東人安利者累年恭淑人矣以語公曰君往者薄濟南而乃今見休畫東土也壬辰　召公入爲大理公語淑人曰吾一介貧士躋位九列不負而翁氷鑑願足矣其

偕鹿門隱乎淑人頷之方草乞身疏而會倭陷朝鮮

京師戒嚴中外震動　廷議經畧難其人朝臣左顧

右盼無敢前者共相推轂公敦趣百端公奮然曰事

不避難臣之職也遂叱馭行由廷尉三遷爲少司馬

神廟獨倚注公授鉞東征語具經畧狀中淑人郎以

是冬季月還抵家朝夕焚香祝禱曰婦人不能執干

戈以衞　社稷仗佛之慈願夫君功成報　主耳癸

巳破平壤露布聞而淑人喜可知也甲午經畧公振

旅還　朝議且虛中樞席以待而會與當事者論左

亟欲賦遂初淑人亦遣次公之京語公曰功成名遂身退其時也願無忘壬辰之志公遂拂衣歸絕口不譚東事日與二三門人故舊嘯咏講論不輟淑人庀酒漿鮮肥之供不告罍恥而公宴𥁞林泉之適若物外人也時季長公從雲棲師法席證無生之旨作流水長者因而淑人齋居事佛亦時時歡喜助之人稱淑人非惟貴匹亦道侶也是歲經畧公以三品考滿贈三代如制母是以封淑人歲餘　神廟念經畧公勞苦功高晉都察院右都御史與世廕壬寅長公以

謁選入都長公生無緇骨居歲餘垂橐無能行媢郎故交在事者秦越視之竟寢不行淑人以手書招之曰盍歸乎來命也姑俟之長公趣歸越三年而經畧公辭世淑人哭之哀長公以訃聞　神廟下其疏吏禮二部議所以恤勞臣司勳朱公其條議如例幾得請而會有故爲公撫東時屬吏脩郤者忽從它曹郎出糾叅疏至再長公亦疏辯者三三得　旨報可而叅疏留中不下然事亦竟寢長公時對人揮涕言先經畧手奪六千里殘破之屬國歸之　朝廷以視今

之遼山遼水覆軍殺將殘兵耗餉而不可收功罪如何哉而孤獨不能自父功承　主恩稱人乎送汝意仕進與次公奉淑人膝下茹蔬甘于鼎食衣布榮于錦綺淑人顧而樂之亦融融如也而奈何其奄然逝耶臨歿無它語惓惓以自經畧功爲囑巳而起坐盥手喃喃稱西方號而瞑嗟乎淑人之所種者深矣葢淑人生平孝慈豈惟事姑若舅生死盡志其母沈安人病而湯藥殈而喪葬身任之搠無憾親屬若女兄弟若兄若兄之子若孫眷焉賙恤推而之里嫗以迨

臧獲勿忍遺也生平儉素諸子孫婦不敢以華腴見至施予作善事老而彌篤饑者食寒者衣病者藥僵者棺無虛月冬之湯夏之水無虛歲而飯僧以千計治津梁道路以十百計活魚鳥以百萬計不可勝紀也趾不踰戶而明達曉事人莫能欺佐經略公歷中外三十餘年內政井井而出處大事公每與折衷尤婦人所難矣長公又稱淑人精誠通天人之應當長公在襁中偶爲被所蒙咽不能出聲幾殆淑人方理絃忽聞空中有語以兒急者趣視之乃解乙丑經

畧公上公車得寒疾幾不得入闈淑人聞之爲日夜
哀禱而經畧公於病中恍見天神有捉刀斬魔者驚
悸汗下病遂已居京師嘗念其母南向涕淚下之神
得箋有直待錦衣公子至語初不解所謂已而淑人
以虎山公喪歸踰年值母病殁得竭力大事語始驗
其精應往往如是故淑人信心脩持皈依淨業垂五
十年一日也然則淑人自女而婦而母而王母淳儒
聖善非它尋常閨闥之秀可比倫者以經畧公之勲
勤諸旂常而有淑人之賢載之彤管耦德媲美照垂

百世不亦宜乎淑人生於嘉靖丁酉六月三十日卒於萬曆辛亥七月初四日得年七十有五長公某將以某年月日祔經畧公葬于某山之陽　國有常典褒恤勞臣以及淑人幾幾望焉子孫婚嫁不具詳詳在經畧公志爰系以銘

銘曰惟臣從王內安外攘勳名孔揚惟婦從夫爾恭爾淑相得而章生慧以莊長壽且康逝也吉祥　帝念勞臣式薦之俎載錫之壤一德合體于焉偕藏于焉偕藏坤厚無疆慶延世世子孫其昌

卷終